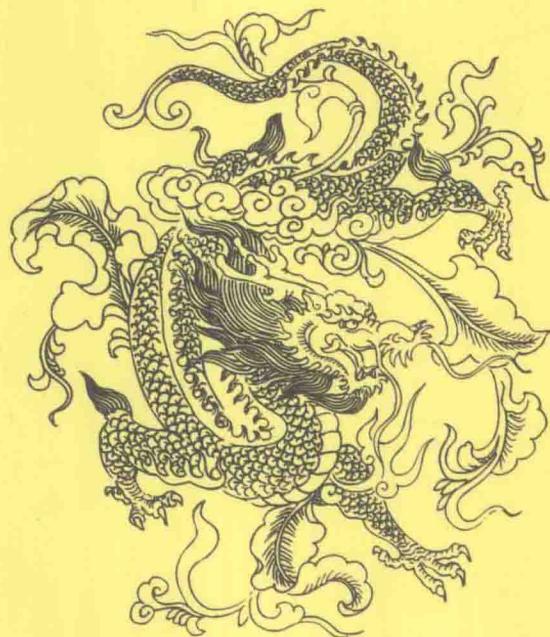


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二五”规划教材
· 汉语言文学系列 ·

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选读

主编 ◎ 马生威 俞贵勤 潘有忠



中國工商出版社

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二五”规划教材

[二人转文]

金舟工画印 十背而往

子 三,多谢你

屋 屋,很好

子 三,我沒有,先生。因为这几天我有点儿伤风感冒,姑奶奶叫我去

金 舌音,嘴皮,嗓子 \ 嘴微品书学文外源国中

屋 鼻,口鼻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

主编 马生威 俞贵勤 潘有忠

副主编 苏长勇 罗世杰 张爱莉 潘叙辰

编委 马生威 李风

安俞沐嵘 苏长勇 张丹

张莉蓉 张爱莉 罗世杰

俞贵勤 潘有忠 潘叙辰

中国工商出版社

(奥拉贵金本,舞中国工商出版社是不是?)

舞 (斯普生)谁是真心上的人! 你基

责任编辑 李富民
封面设计 可可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/ 马生威, 俞贵勤, 潘有忠
主编. — 北京 : 中国工商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80215-596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马… ②俞… ③潘… III. ①中国文
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高等学校—教材 IV.
①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7747 号

忠育新 俞貴勤 潘有忠 主
编
马生威 陈立昌 姚士昌 姚士昌
朱建平 谢晓东 王伟平
王伟平 谢晓东 王伟平
王伟平 谢晓东 王伟平

书名/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
主编/马生威 俞贵勤 潘有忠

出版·发行/中国工商出版社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/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/27 字数/510 千

版本/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社址/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育芳园东里 23 号(100070)

电话/(010)63730074, 83610373 电子邮箱/zggscbs@163.com

出版声明/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书号: ISBN 978-7-80215-596-1/I. 10

定价: 49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前 言

现代文学从发轫到如今马上就要进入一百个年头了,它的发展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从文化思想上的自觉到独立,从乡间的无赖阿Q到解放区的小二黑,从闰土到差半车麦秸,从鲁镇到元茂屯,我们的成长经历了太多太多无法言说的沉重与悲哀。因此,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就是回望我们民族的脚印。

因为步履蹒跚,所以路途遥远。三十年的时间算起来很短,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。一则因为其伴随国家命运的起伏而迭变不休;二则因为大家流派的纷纷涌现使得其纷繁而灿烂;三则因为很多文学作品在试验和探索的同时创造了许多经典的作品,其深刻性和典范意义至今仍然是我们无法超越的。所以,要想在今天再次编选一部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挑战还是挑战。这既需要我们对现代文学进行宏观上的把握,同时又要对作品进行微观的分析与甄别。很多学界前辈在此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,今天我们将对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既有对经典的再次认知,也有对被忽略的文本的二次发掘,目的不是想标新立异,而是想与众多学界前辈们共同钩织现代文学群星闪烁的壮丽图景。

关于本书的相关细则特作以下说明:

一、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二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,主要针对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编辑,所选作品具有很强的教育性、示范性和可读性。编选范围主要是现代汉语创作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。其中长篇小说以《故事梗概》和节选的方式录入,优秀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全文录入。篇幅过长的诗歌和多幕戏剧则选其精彩的篇章。散文包括抒情散文、杂文和其他相关文体,对于篇幅较长的理论批评文章则不予选取。此外,旧体诗词不在选文之列。

二、编选顺序按写作时间和流派排列,对于同一作家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也以作家发表顺序为准。

三、在编选体例上除作品外还插入作家的简单介绍。

四、本书有马生威、俞贵勤、潘有忠任主编,苏长勇、罗世杰、张爱莉任副主编。编委会由马生威、李风、安俞沐嵘、苏长勇、张丹、张莉蓉、张爱莉、罗世杰、俞贵勤、潘有忠(按姓氏笔画排序)等一批学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。

五、本书既为作品选,只是中国现代文学浩海之一粟,虽力求完善,但仍有挂一漏万之憾,此外限于水平难免错漏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2013年3月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(76) | 聊斋志异 | |
| (78) | 寒夜 | |
| (80) | 真天演 | |
| (80) | 主忠恕书 | |
| (80) | 脊梁 | |
| (80) | 达尔文传 | |
| (81) | 英拉姆 | |
| (81) | (西湖十景)城隍阁拍荷图 | |
| (81) | 飞鸟 | |
| (81) | 里昂茶园香其茶 | |
| 鲁迅 | 杂文 | |
| (52) | 孔乙己 | (2) |
| (52) | 阿Q正传 | (3) |
| 冰心 | 诗集 | |
| (51) | 超人 | (19) |
| 叶圣陶 | 童话 | |
| (68) | 潘先生在难中 | (22) |
| 郁达夫 | 短篇小说 | |
| (68) | 春风沉醉的晚上 | (30) |
| 蹇先艾 | 短篇小说 | |
| (68) | 水葬 | (36) |
| 王鲁彦 | 短篇小说 | |
| | 菊英的出嫁 | (39) |
| 柔石 | 短篇小说 | |
| | 为奴隶的母亲 | (43) |
| 巴金 | 长篇小说 | |
| | 寒夜(节选) | (53) |
| 许地山 | 散文 | |
| | 春桃 | (61) |
| 茅盾 | 长篇小说 | |
| | 子夜(故事梗概) | (70) |
| 老舍 | 长篇小说 | |
| | 骆驼祥子(节选) | (71) |
| | 四世同堂(故事梗概) | (78) |
| 丁玲 | 长篇小说 | |
| | 在医院中 | (79) |
| 沈从文 | 长篇小说 | |
| | 边城(故事梗概) | (88) |
| | 龙朱 | (88) |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汪曾祺 | (97) |
| 鸡鸭名家 | (97) |
| 张天翼 | (104) |
| 华威先生 | (104) |
| 施蛰存 | (107) |
| 梅雨之夕 | (107) |
| 穆时英 | (112) |
| 上海的狐步舞(一个断片) | (112) |
| 沙汀 | (117) |
| 在其香居茶馆里 | (117) |
| 艾芜 | (124) |
| 山峡中 | (125) |
| 钱钟书 | (132) |
| 围城(节选) | (132) |
| 张恨水 | (144) |
| 八十一梦(节选) | (144) |
| 张爱玲 | (153) |
| 金锁记(节选) | (153) |
| 赵树理 | (159) |
| 小二黑结婚 | (159) |
| 孙犁 | (165) |
| 荷花淀 | (165) |
| 诗 歌 | |
| 胡适 | (172) |
| 鸽子 | (172) |
| 郭沫若 | (172) |
| 凤凰涅磐 | (172) |
| 天上的街市 | (182) |
| 沈尹默 | (183) |
| 月夜 | (183) |
| 刘半农 | (184) |
| 相隔一层纸 | (184) |
| 周作人 | (184) |
| 小河 | (184) |
| 康白情 | (186) |
| 草儿 | (186) |
| 朱自清 | (18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毁灭 | (187) |
| 应修人 | (193) |
| 新柳 | (193) |
| 汪静之 | (193) |
| 蕙的风 | (194) |
| 冯至 | (194) |
| 我是一条小河 | (194) |
| 蛇 | (195) |
| 十四行 | (196) |
| 宗白华 | (197) |
| 小诗 | (197) |
| 闻一多 | (197) |
| 红烛 | (197) |
| 太阳吟 | (199) |
| 口供 | (200) |
| 死水 | (200) |
| 徐志摩 | (201) |
| 沙扬娜拉一首 | (201) |
| 再别康桥 | (201) |
| “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” | (202) |
| 朱湘 | (203) |
| 采莲曲 | (203) |
| 李金发 | (205) |
| 弃妇 | (205) |
| 蒋光慈 | (206) |
| 莫斯科吟 | (206) |
| 殷夫 | (208) |
| 祝—— | (208) |
| 血字(节选) | (209) |
| 戴望舒 | (210) |
| 难民 | (210) |
| 老马 | (211) |
| 陈梦家 | (212) |
| 一朵野花 | (212) |
| 戴望舒 | (212) |
| 雨巷 | (212) |
| 我底记忆 | (214) |
| 我用残损的手掌 | (215) |
| 卞之琳 | (215) |
| 一个和尚 | (21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8) 断章 | (216) |
| (20) 古镇的梦 | (216) |
| 废名 | (217) |
| (21) 十二月十九夜 | (217) |
| 田间 | (218) |
| (22) 给战斗者 | (218) |
| (23)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| (225) |
| 艾青 | (225) |
| (24) 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 | (226) |
| (25) 复活的土地 | (229) |
| (26) 黎明的通知 | (230) |
| 胡风 | (232) |
| (27) 为祖国而歌 | (232) |
| 阿垅 | (234) |
| (28) 纤夫 | (234) |
| 穆旦 | (238) |
| (29) 诗八首 | (238) |
| 郑敏 | (240) |
| (30) 树 | (240) |
| 杜运燮 | (241) |
| (31) 晨歌 | (241) |
| (32) | |
| (33) | |
| (34) | |
| 鲁 迅 | (244) |
| (35)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| (244) |
| (36) 记念刘和珍君 | (245) |
| (37) 秋夜 | (247) |
| (38) 影的告别 | (248) |
| 周作人 | (249) |
| (39) 北京的茶食 | (249) |
| (40) 乌篷船 | (250) |
| (41) 故乡的野菜 | (250) |
| 俞平伯 | (251) |
| (42) 陶然亭的雪 | (252) |
| (43)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| (254) |
| 钟敬文 | (256) |
| (44) 钱塘江的夜潮 | (256) |
| 废 名 | (258) |
| (45) 竹林的故事 | (258)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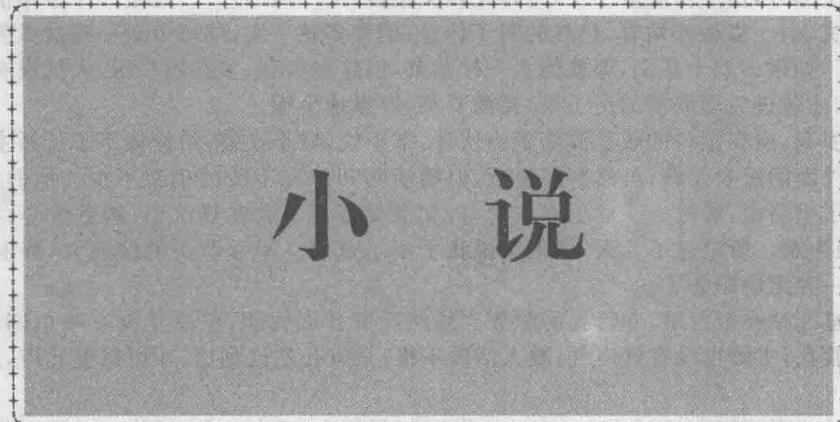
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冰心 | (260) |
| 笑 | (261) |
| 往事(二) | (261) |
| 山中杂记(七) | (262) |
| 朱自清 | (263) |
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 (263) |
| 荷塘月色 | (267) |
| 丰子恺 | (268) |
| 儿戏 | (268) |
| 口中剿匪记 | (268) |
| 梁遇春 | (269) |
| 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 | (270) |
| 许地山 | (272) |
| 落花生 | (272) |
| 叶圣陶 | (273) |
|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| (273) |
| 藕与莼菜 | (274) |
| 茅盾 | (275) |
| 卖豆腐的哨子 | (275) |
| 白杨礼赞 | (276) |
| 郁达夫 | (277) |
| 归航 | (277) |
| 马蜂的毒刺 | (280) |
| 郭沫若 | (281) |
| 山中杂记——芭蕉花 | (281) |
| 林语堂 | (283) |
| 祝土匪 | (283) |
| 秋天的况味 | (284) |
| 徐志摩 | (285) |
| 斐冷翠山居闲话 | (285) |
| 我所知道的康桥 | (286) |
| 瞿秋白 | (290) |
| 流氓尼德 | (290) |
| 一种云 | (292) |
| 唐弢 | (292) |
| 新脸谱 | (292) |
| 萧红 | (293) |
| 过夜 | (293) |
| 蹲在洋车上 | (295) |
| 何其芳 | (29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938) 雨前 | (298) |
| (1938) 独语 | (299) |
| (1938) 街 | (300) |
| 李广田 | (302) |
| (1938) 桃园杂记 | (303) |
| (1938) 山之子 | (305) |
| 吴伯箫 | (308) |
| (1938) 马 | (308) |
| (1938) 山屋 | (309) |
| (1938) 羽书 | (311) |
| 沈从文 | (312) |
| (1938) 桃源与沅州 | (312) |
| (1938) 箱子岩 | (315) |
| 丽尼 | (317) |
| (1938) 鹰之歌 | (318) |

戏剧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胡适 | (322) |
| 终身大事 | (322) |
| 欧阳予倩 | (327) |
| (1938) 桃花扇(第三场) | (327) |
| 田汉 | (335) |
| 获虎之夜 | (335) |
| 名优之死 | (346) |
| 丁西林 | (363) |
| 一只马蜂 | (363) |
| 曹禺 | (371) |
| 雷雨 | (371) |
| 日出 | (393) |
| 郭沫若 | (415) |
| 屈原 | (416) |



**鲁迅**

(1881—1936年),汉族,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革命家。代表作品有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药》《孔乙己》。

孔乙己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,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,柜里面预备着热水,可以随时温酒。做工的人,傍午傍晚散了工,每每花四文铜钱,买一碗酒,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,——靠柜外站着,热热的喝了休息;倘肯多花一文,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,或者茴香豆,做下酒物了,如果出到十几文,那就能买一样荤菜,但这些顾客,多是短衣帮,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只有穿长衫的,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,要酒要菜,慢慢地坐喝。

我从十二岁起,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,掌柜说,样子太傻,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,就在外面做点事罢。外面的短衣主顾,虽然容易说话,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,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,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,然后放心:在这严重监督下,羼水也很为难。所以过了几天,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大,辞退不得,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
我从此便整天站在柜台里,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么失职,但总觉得有些单调,有些无聊。掌柜是一副凶脸孔,主顾也没有好声气,教人活泼不得;只有孔乙己到店,才可以笑几声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;青白脸色,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;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。穿的虽然是长衫,可是又脏又破,似乎十多年没有补,也没有洗。他对人说话,总是满口之乎者也,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姓孔,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,替他取下一个绰号,叫作孔乙己。孔乙己一到店,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,有的问道,“孔乙己,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!”他不回答,对柜里说,“温两碗酒,要一碟茴香豆。”便排出九文大钱。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,“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!”孔乙己睁大眼睛说,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“什么清白?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,吊着打。”孔乙己便涨红了脸,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,争辩道,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书!……读书人的事,能算偷么?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,什么“君子固穷”,什么“者乎”之类,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: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,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,但终于没有进学,又不会营生;于是愈过愈穷,弄到将要讨饭了。幸而写得一笔好字,便替人家抄抄书,换一碗饭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,便是好吃懒做。坐不到几天,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,一齐失踪。如是几次,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。孔乙己没有办法,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。但他在我店里,品行却比别人都好,就是从不拖欠;虽然间或没有现钱,暂时记在粉板上,但不出一月,定然还清,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

孔乙己喝过半碗酒,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,旁人便又问道,“孔乙己,你当真认识字么?”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,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他们便接着说道,“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?”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,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,嘴里说些话;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,一些不懂了。在这时候,众人也都哄笑起来: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在这些时候,我可以附和着笑,掌柜是决不责备的。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,也每每这样问他,引人发笑。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,便只好向孩子说话。有一回对我说道,“你读过书么?”我略略点一点头。他说,“读过书,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茴香豆的茴字,怎样写的?”我想,讨饭一样的



人，也配考我么？便回过脸去，不再理会。孔乙己等了许久，很恳切的说道，“不能写罢？……我教给你，记着！这些字应该记着。将来做掌柜的时候，写账要用。”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，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；又好笑，又不耐烦，懒懒地答道，“谁要你教，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？”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，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，点头说，“对呀对呀！……回字有四样写法，你知道么？”我愈不耐烦了，努着嘴走远。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，想在柜上写字，见我毫不热心，便又叹一口气，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

有几回，邻居孩子听得笑声，也赶热闹，围住了孔乙己。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，一人一颗。孩子吃完豆，仍然不散，眼睛都望着碟子。孔乙己着了慌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，弯腰下去说道，“不多了，我已经不多了。”直起身又看一看豆，自己摇头说，“不多不多！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。

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没有他，别人也便这么过。有一天，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，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，取下粉板，忽然说，“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一个喝酒的人说道，“他怎么会来？……他打折了腿了。”掌柜说，“哦！”“他总仍旧是偷。这一回，是自己发昏，竟偷到丁举人家去了。他家的东西，偷得的么？”“后来怎么样？”“怎么样？先写服辩，后来是打，打了大半夜，再打折了腿。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打折了腿了。”“打折了怎样呢？”“怎样？……谁晓得？许是死了。”掌柜也不再问，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。

中秋之后，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，看看将近初冬；我整天的靠着火，也须穿上棉袄了。一天的下半天，没有一个顾客，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，“温一碗酒。”这声音虽然极低，却很耳熟。看时又全没有人。站起来向外一望，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。他脸上黑而且瘦，已经不成样子；穿一件破夹袄，盘着两腿，下面垫一个蒲包，用草绳在肩上挂住；见了我，又说道，“温一碗酒。”掌柜也伸出头去，一面说，“孔乙己么？你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，“这……下回还清罢。这一回是现钱，酒要好。”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，笑着对他说，“孔乙己，你又偷了东西了！”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，单说了一句“不要取笑！”“取笑？要是不偷，怎么会打断腿？”孔乙己低声说道，“跌断，跌，跌……”他的眼色，很像恳求掌柜，不要再提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，便和掌柜都笑了。我温了酒，端出去，放在门槛上。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，放在我手里，见他满手是泥，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。不一会，他喝完酒，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，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。

自此以后，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。到了年关，掌柜取下粉板说，“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到第二年的端午，又说“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到中秋可是没有说，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。

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。

阿Q正传

第一章 这一章算是序

我要给阿Q做正传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面要做，一面又往回想，这足见我不是一个“立言”的人，因为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——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，而终于归接到传阿Q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。

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，才下笔，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。第一是文章的名目。孔子曰，“名



不正则言不顺。”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。传的名目很繁多：列传，自传，内传，外传，别传，家传，小传……，而可惜都不合。“列传”么，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“正史”里；“自传”么，我又并非就是阿Q。说是“外传”，“内传”在那里呢？倘用“内传”，阿Q又决不是神仙。“别传”呢，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“本传”——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“博徒列传”，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《博徒别传》这一部书，但文豪则可，在我辈却不可。其次是“家传”，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，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；或“小传”，则阿Q又更无别的“大传”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一篇也便是“本传”，但从我的文章着想，因为文体卑下，是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所用的话，所以不敢僭称，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“闲话休题言归正传”这一句套话里，取出“正传”两个字来，作为名目，即使与古人所撰《书法正传》的“正传”字面上很相混，也顾不得了。

第二，立传的通例，开首大抵该是“某，字某，某地人也”，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。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，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，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说，这于他也很光采，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。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。那知道第二天，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；太爷一见，满脸溅朱，喝道：

“阿Q，你这浑小子！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？”

阿Q不开口。

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，抢进几步说：“你敢胡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？你姓赵么？”

阿Q不开口，想往后退了；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嘴巴。

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哪里配姓赵！”

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，只用手摸着左颊，和地保退出去了；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，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。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，自己去招打；他大约未必姓赵，即使真姓赵，有赵太爷在这里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。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，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。

第三，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Q，死了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了，那里还会有“著之竹帛”的事。若论“著之竹帛”，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，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。我曾仔细想：阿Q，阿桂还是阿贵呢？倘使他号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；而他既没有号——也许有号，只是没有人知道他，——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；写作阿桂，是武断的。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；而他又只是一个人；写作阿贵，也没有佐证的。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先前，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，谁料博雅如此公，竟也茫然，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，所以国粹沦亡，无可查考了。我的最后的手段，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，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，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。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，还是没有查，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。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，只好用了“洋字”，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，略作阿Q。这近于盲从《新青年》，自己也很抱歉，但茂才公尚且不知，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。

第四，是阿Q的籍贯了。倘他姓赵，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，可以照《郡名百家姓》上的注解，说是“陇西天水人也”，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，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。他虽然多住未庄，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，不能说是未庄人，即使说是“未庄人也”，也仍然有乖史法的。

我所聊以自慰的，是还有一个“阿”字非常正确，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，颇可以就正于通人。至于其余，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，只希望有“历史癖与考据癖”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，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，但是我这《阿Q正传》到那时却又怕早已经消灭了。



第二章 优胜记略

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，只要他帮忙，只拿他玩笑，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

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！”

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，也还记起阿Q来，然而记起的是做工，并不是“行状”；一闲空，连阿Q都早忘却，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。只是有一回，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：“阿Q真能做！”这时阿Q赤着膊，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，然而阿Q很喜欢。

阿Q又很自尊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神里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“文童”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。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，除有钱之外，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，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拜，他想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！加以进了几回城，阿Q自然更自负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，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未庄人叫“长凳”，他也叫“长凳”，城里人却叫“条凳”，他想：这是错的，可笑！油煎大头鱼，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，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，他想：这也是错的，可笑！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，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！

阿Q“先前阔”，见识高，而且“真能做”，本来几乎是一个“完人”了，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。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。这虽然也在他身上，而看阿Q的意思，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，因为他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于“赖”的音，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“亮”也讳，再后来，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犯讳，不问有心与无心，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一种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。

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「哈，亮起来了。」

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丁字巴壳吓破胆，想来自然是O型而怒，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丁不即刻就走，反而文质彬彬的长句道：

“你还不配……”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上文说过，阿Q是有见识的，他立刻知道和“犯忌”有点抵触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

闲人还不完，只撩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，被人揪住黄辫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，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，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……”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阿Q想在心里的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，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，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，人就先一着对他说：

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

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，歪着头，说道：

“打虫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虫豸——还不放么？”

但虽然是虫豸，闲人也并不放，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。然而不到十秒钟，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，除了“自轻自贱”不算外，余下的就是“第一个”。状元不也是“第一个”么？

“你算是什么东西”呢！？



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，又和别人调笑一通，口角一通，又得了胜，愉快的回到土谷祠，放倒头睡着了。假使有钱，他便去押牌宝，一堆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，声音他最响：

“青龙四百！”

“咳……开……啦！”庄家揭开盒子盖，也是汗流满面的唱。“天门啦……角回啦……！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……！阿Q的铜钱拿过来……！”

“穿堂一百，铜钱一百五十！”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，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。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，站在后面看，替别人着急，一直到散场，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，第二天，肿着眼睛去工作。

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。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，戏台左近，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。做戏的锣鼓，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；他只听得庄家的歌唱了。他赢而又赢，铜钱变成角洋，角洋变成大洋，大洋又成了叠。他兴高采烈得非常：

“天门两块！”

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。骂声打声脚步声，昏头昏脑的一大阵，他才爬起来，赌摊不见了，人们也不见了，身上有几处似乎有些痛，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，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。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，定一定神，知道他的—堆洋钱不见了。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，还到那里去寻根底呢？

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！而且是他的——现在不见了！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，总还是忽忽不乐；说自己是虫豸罢，也还是忽忽不乐：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。

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。他擎起右手，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，热刺刺的有些痛；打完之后，便心平气和起来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，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一个一般，——虽然还有些热刺刺，——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。

他睡着了。

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

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，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，这才出了名。

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，愤愤的躺下了，后来想：“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，儿子打老子……”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，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，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，爬起身，唱着《小孤孀上坟》到酒店去。这时候，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。

说也奇怪，从此之后，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。这在阿Q，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，而其实也不然。未庄通例，倘如阿七打阿八，或者李四打张三，向来本不算一件事，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，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。一上口碑，则打的既有名，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。至于错在阿Q，那自然是不必说。所以者何？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。但他既然错，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？这可难解，穿凿起来说，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，虽然挨了打，大家也还怕有些真，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。否则，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，虽然与猪羊一样，同是畜生，但既经圣人下箸，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。

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。

有一年的春天，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，在墙根的日光下，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，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。这王胡，又癞又胡，别人都叫他王癞胡，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，然而非常渺视他。阿Q的意思，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，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，实在太新奇，令人看不上眼。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。倘是别的闲人们，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。但这王胡旁边，他有什么怕呢？老实说：他肯坐下去，简直还是抬举他。



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，翻检了一回，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，许多工夫，只捉到三四个。他看那王胡，却是一个又一个，两个又三个，只放在嘴里毕剥剥的响。

阿Q最初是失望，后来却不平了：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，自己倒反这样少，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！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，然而竟没有，好不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，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，狠命一咬，劈的一声，又不及王胡的响。

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，将衣服摔在地上，吐一口唾沫，说：“这毛虫！”

“癞皮狗，你骂谁？”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。

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，自己也更高傲些，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，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。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，也敢出言无状么？

“谁认得骂谁！”他站起来，两手叉在腰间说。

“你的骨头痒了么？”王胡也站起来，披上衣服说。

阿Q以为他要逃了，抢进去就是一拳。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，已经被他抓住了，只一拉，阿Q跄踉跄踉的跌进去，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，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。

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！”阿Q歪着头说。

王胡似乎不是君子，并不理会，一连给他碰了五下，又用力的一推，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，这才满足的去了。

在阿Q的记忆上，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，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，向来只被他奚落，从没有奚落他，更不必说动手了。而他现在竟动手，很意外，难道真如市上所说，皇帝已经停了考，不要秀才和举人了，因此赵家减了威风，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？

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。

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，他的对头又到了。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，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。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，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，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，腿也直了，辫子也不见了，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，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。后来，他的母亲到处说，“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。本来可以做大官，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。”然而阿Q不肯信，偏称他“假洋鬼子”，也叫作“里通外国的人”，一见他，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。

阿Q尤其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，是他的一条假辫子。辫子而至于假，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；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，也不是好女人。

这“假洋鬼子”近来了。

“秃儿。驴……”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，没有出过声，这回因为正气忿，因为要报仇，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。

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——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——大踏步走了过来。阿Q在这刹那，便知道大约要打了，赶紧抽紧筋骨，耸了肩膀等候着，果然，拍的一声，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。

“我说他！”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，分辩说。

拍！拍！拍！在阿Q的记忆上，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。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，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，反而觉得轻松些，而且“忘却”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，他慢慢地走，将到酒店门口，早已有些高兴了。

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。阿Q便在平时，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，而况在屈辱之后呢？他于是发生了回忆，又发生了敌忾了。

“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，原来就因为见了你！”他想。小尼姑——她真人一样——，迎上去，大声地吐一口唾沫：